

西
臺
漫
紀

西臺漫紀卷之三

揔榆子海虞蔣以化仲學甫著

顧愛杏翁遺事

顧翁諱賜號愛杏邑之名醫也翁本世業醫視病洞若觀火診脉能決人於幾年外邑士民倚翁為生活若長城雲間人死致之無不呼為仙人仙人云每一入雲間裹金挾誓歸千斛舟載滿載以此業隆隆起只寒士多詆訶之謂翁有所去取不知年已大耄何能日低頭矮屋間奔

走乎余幼抱危病就庸醫不効多在死法中延
翁入寢求療翁謂少年無妨直須百藥可起半
載可生果得其方服劑九十余乃駸駸有生氣
一言一字若著龜然余病已強起遂挾冊求拜
翁為弟子思弃公車業轉就軒岐術為養生計
也翁拂衣堅謝曰公胡弃青雲事俯就賤業哉
即醫如某不知分憂分念日忡忡幾何時且官
府召及堂皇嚴肅噤不出一語而以十指決休
戚定症候此自苦耳以告誰公何念及此業哉

余見其意決辭嚴遂巡出其戶似不免微憾於翁及余兄弟同捷南宮翁持觴來賀曰老夫言何若一孝廉幾為賤業所障倘念質薄直須珍攝亦豈全藉草根樹皮為余向翁斂衽謝焉一日余偶遇一庸醫於戶外延其診脉乃云滿腹瘀血當速破之不爾為禍不淺余駭而骨且欲蘇亟命肩輿向翁所求診翁謂余曰六脉皆安偷事驚及膽經獨此稍病豈為敗屋將壓猝受驚乃爾耶余笑不答留余半餉甫出門再診而

膽脉已安矣余告以故翁謂此必某醫翁豈惟
知脉且知人竒哉神哉余謂翁為仙此亦左券
云余不識扁鵲君公長桑君何如人謂翁近之
翁生平不知活幾千萬人今逝矣子孫門人都
無有傳者余邑名醫似絕響不無望於繼起者
云

紀錢封翁遺事

龍橋先生古貌人也古心人也即稱之為古人可也今之享封爵叨章服者即吳中六林總詎能如先生之芳規懿行而欲如先生之自子及孫長世富貴可倖得乎哉先生之行古道也無夷險無貴賤無老幼無貧富無寒暑立心行事如出一軌無論葦爾鹿園奚浦間無先生其人即近而城郭遠而隣邑隣郡又遠而六合九洲孰有始終不變如先生其人者哉先生之生平

休美入余相公誌申學士銘趙少宰傳余向省
狀及侍御君有述已詳扒緬縷矣顧其心之不
變如鐵石狀之退遜如老儒事之不苟如稚子
操之不染如節女服飾器宇之不華如田萌此
又非諸名公描寫所能盡也參前倚衡時觀先
生于目前則惟有追慕誦美傷古道之不作慨
今俗之愈漓為之仰歎而已追余未宦時偶蒼
頭一事涉公庭計某日聽斷先生身在遠鄉薄
暮聞及謂我兩家休戚一體脫明旦入城恐不

能伺其事矣嚴霜夜寒先生不顧也亟分餽餉
諸僕徹夜肩輿入城時漏方絕余尚抱膝鼾睡
而報者云先生已入余廳事矣余驚起出迓先
生而先生告以故余惟擊首感謝而已其急人
好義類此彼貌昵面恭者即不必其墮井下石
而見人小害非掉手不顧即矢口譏訶甚且有
幸之者視先生何如人扒先生未老而膺笏封
人爭艷之先生多微服徒步即所隨侍平頭皆
黃髮乳臭從不覩其鮮衣怒馬輝煌故里一月

也即一章服他人襲其所無而先生獨掩其所
有其見超一世豈今人所敢望哉余巡歷安東
偶小院清暇追數故所誤愛出真際者屈拇無
如先生姑紀其一二古道古行類此而要之不
足以盡先生也今先生有孫某某抱奇稟登賢
書而行事多不媿先生先生其有傳也夫

紀黃封翁遺事

封翁諱某別號劍泉余同年澹吾黃君父也封翁以子貴官封四品橫金衣紫豪於鄉邑德盛禮恭感被者多年享八十葬之日乞名公巨卿誌表碣傳已累累磨諸石矣何俟余贅疣哉余不過述翁之細有出于誌表碣傳外者翁素爽朗闊度即貸母錢好行義急人子貴矣循踏跋恭謹向富家翁稱貸出子錢不爽鎊銖性復憂石鮮衣曲食張席延賓山感無虛日童僕浙絕

無齷齪瑣屑態盤飧筐篚之惠殷殷懇懇即看
核雞豚細物必親自點檢稍不當意不以獻容
曰毋以濫物溷乃公也憶余曾假翁之舟入郡
翁戒榜人整具余匆匆登舟行李幾何至中途
榜人停舟出嘉肴珍饌香茗醇醪陳列若大庖
余怪問曰品物何自來耶榜人稱翁之治具久
矣為相公長途供也余有石癖一日向孫君二
川售其浮石二置之廳事前翁覩而怪石下有
二盆何在乎余笑謂孫曰此多索金翁頷而密

具多金易之次蚤黎明擡石者候余門外矣余
倦于春官己丑始謁選即至親無不挾淺瞳旁
眠翁獨視余尤厚所畏儀幣遠及千里必豐且
賄且緘示余曰好為之長駕在後毋忽視此綬
也余張其札於壁以自勗期不負翁望云翁年
望大耋歲時伏臘花晨月夕登山問水權歌笑
傲絕無老人態余謂百歲何疑一夕客別甫門
外而翁已長逝矣若蟬蛻然人以為盛德之報
余羈楚不能哭翁于堂所負翁莫報者奈何不

西晉書卷之二十一
掩袂嗟咄也余姑紀其細行存厚道于晚世不
徒志余之感且以風薄挽淳云

紀李善人

善人諱成德別號樂間裔出尚書文安公嫡派
余初不識先生何如人見先生溷居市肆疑其
為賈人也又不知先生何如心見先生脂韋無競
疑其為獯人也及與先生交久而知先生非今
人也殆古人乎先生不嫻於文而吻無俗語不
明於詩而行多雅致不讀古人書而多合古道
其視隣黨若戚視臧獲若子視親族若骨肉視
兄若父所與交者無論顯晦親疎寒燠若終身

而且長子孫先生素抱熱腸見苦憐之遇急援之饑則廩之寒則杼之貧而無葬者衣槥之不
自飭而犯有司者乞勢家解之樵夫織婦衲子
緇流望王濟先生者傾囊應之甚且債帥負先生
者不掛諸齒頰曰寧人負我耳亦姑聽之富家
大姓盤飧筐篚饋先生者無虛日而先生亦累
餽相繼甌之從不屑屑較錙銖論爾我若一切
貨利齷齪先生又澹然視之先生身處坊巷閭
閻間絕不為市道所染以此縉紳先生雅重之

而先生亦樂與縉紳先生交縣大夫屬其行而
顏其堂曰善蓋一鄉且延之與鄉飲為上賓即
先生辭不往而亦歸其俎死之日田間耕萌道
傍者舊無不就先生之襜帷而墮淚者即兒童
女婦靡不揮淚稱先生為善人善人云先生一
編萌而享有令譽不為無名生平不受寒酸苦
楚而卒年八十不為無壽獨中年喪一子而後
竟杳然至今令人有伯道之憾且所繼先生嗣
者相繼天沒無一人蒸嘗先生而所遺煢然白

髮老嬾乃依先生故人子錢侍御為活侍御君
受先生托身後喪葬祭掃一一不負先生先生
生平好結納貴人而竟得侍御以報先生豈謂
天道無知乎先生施德于人者厚誰念先生于
地下余獲交先生有年以一官羈縻不得視先
生之殮每過先生之墓為之徘徊低俛者久之
念先生無傳姑紀先生之素若此亦無負先生
之知己云

紀章錢二大夫

吳中夙多名醫乃今竟杳然烏有矣業醫者往往誇誕無根遇診脉則人持一說若聚訟然余友夷陵章君年及七而氣氣壯實一日過吳門遇吳醫韓就診之韓答云是脉也壯夫不逮章信之喜津津歸乃狎二八女奴為戲宵晝相懽即子弟勸阻不聽獨以韓言為著龜矣不半載挾內傷不起臨終執余手別曰韓君悞我哉日者王君挾其術敖游西北錢氏言多左驗為先

決趙少宰差神耳一日蘭石錢君年值古稀往
往好內問壽於王王給之曰九十大耄何疑乎
得厚賞乃去錢過信其言閨多少婢朝夕就枕
相懽以此成拘攣連延不起臨終呼王君恨曰
何物游嘴敗乃翁事耶怨詈未絕而逝嗟乎日
者妄談禍福乃其故態錢何輕信而自速夜臺
章君明理人乃不察醫家多為好語悞人尚沉
淪慾海以為義和之輪未駛而更加鞭策耶二
君脫不信諛口尺五虬髯白如霜尚能徜徉故

園何至就木長逝乎人生諸所好皆傷生蕪子
以為好內必死死而後悔亦是亡羊補牢耳

紀鄒廣文

廣文鄒先生諱泉別號嶧山弱冠游昆湖北虞
二先生之門夙抱竒質命題立就為前輩所嘉
賞入庠後屢不得志於有司甫壯始五入棘圍
輒試輒北人多惜之大姓爭延為家塾邑弟子
執經門下者歲可三四十人先生留心書義講
解竟日不倦批評文義如老吏斷獄字字精核
以故游其門者多取科第去歲可得束修百餘
金先生不瑣瑣習米鹽陋室布素豁如也晚年

知榮辱有命遂弃舉子業築室澗谷山中益尋
討書旨考究諸史不齷齪與戶外一事間亦賣
文餬口以此受知督學使者唐君名隱隱在公
卿間唐君念其經笥書庫足稱一時名儒上不
得取青紫以顯次不能沾一命為榮乃老死蠻
官乎遂以廣文章服榮其身有司監司相繼顏
其堂先生沾沾自喜謂章服奚論顯晦哉即
此亦賢於司馬長卿挾貲為郎矣且長卿非三
賦受知漢廷無以顯夫安知其所著述累累不

當長卿賦乎時觀風使者甘君巡我虞雅聞先生名首造先生之廬而咨訪焉居然吳與弼待之也先生是時亦老矣疲于奔走遂以此長逝逝之日旁無一丁之傅無一人之倚惟蕭然抱圖書數卷往矣余向游先生之門所以期余者不淺竟以一官遠羈荆楚不得哭先生於寢歸覩先生一棺索寞僅捐資以葬先生而遂與先生永別矣傷哉傷哉先生所著書有四書折衷口義衍義詩經折衷約說名世格要尚論編宗

聖譜梓行于世每一書出三吳為之紙貴先生
雖無子無官乎然具是足不朽矣

紀韋心堂

韋蓋余邑河陽世家心堂先生諱繼詩理學家
傳恂恂焉行君子受繼母凌虐極慘毒退無諄
語在庠亦有聲有子福謙名擅一時上官無不
嘉獎試輒高等吳中競以元魁目之聲動公卿
間大姓豪門爭延致之不可得先生之父為尚
友翁以貢起家官僮游訓古貌古心即其父子
祖孫間朴誠謹忍絕無世俗澆漓態雖子姓繁
昌科第疊起似不為過先生未老物故其子未

壯而相繼淪沒為卑傳竟斬其嗣遠近聞之無
不興伯道之嗟既惜其才美弗售又惜其無年
無嗣且心堂先生所出諸女半是孀居而貧不
能保其妻竟奔走老死于異姓之家心堂兄弟
四人三為若教氏其一止延一線說者多謂天
道無知善人遭厄余暇時每尋其故不可得豈
其先世有孽後人當之乎豈其前生未修今生
受之乎舉不可曉余韶時游先生之門覩先生
待嫡叔其絕無恩禮叔蓋蠶蠶終身未娶日寄

食于兄嫂困苦萬狀而先生視其叔泊如也有
同母兄心田君重聽藉傭書為生家貧如洗先
生亦無恩禮加之及兄死倭難不聞先生有哭
聲先生視其兄亦泊如也夫鰥寡孤獨疲癯殘
疾王政先之行路憐之家門骨肉不耳遭此宜
何如痛心懷念煦覆周卹而先生俱不為意亦
或祖宗所嫉鬼神所禍在此乎考先生父子生
平多隱德而所短在此天竟討之不與彼恃強
梁藐兄弟伯叔為路人及至侵割其所有此輩

尤甚吾不知天帝所以聲其罪者更何如也書
曰作善降百祥善蓋自孝弟始願世人毋忽孝
弟焉

紀歸明川遺事

明川兄係先大夫授經門生歸氏昆季皆游先大夫門獨兄幼警敏褒然列弟子員者自兄始齟時與余共課公車業極友善徃來詞翰不絕一日同就縣試會冬底嚴寒慘烈幾墮人指余偶衣薄不耐寒凜凜肌若粟兄遂於千人中解一衣衣我一時真挾纊也明蚤遣衣致謝兄不收而遺書相譙曰柰何一布衣而學陳三事耶余抵掌留之至今解衣恩未忘也每同出應小

試就坊間售時義若干帙其重售一帙者必緘以示余也余幸上春官兄喜而婆娑若舞二十餘載意氣投洽情誼蒸厚數日不面便以為怪家有大故必就余取正即倉皇忙迫諸人嘈嘈中得余言始定一日余偶入謁縣令連公坐賓館少候家童傳云兄先已具青衿弁冠聽解余駭而索謂曰若何訟而孟浪輕出乎兄謂潘氏藉豪家持原價取歸塘東田纏染經年勢當聽官明斷杜絕此累也余謂曰曾先容否兄謂君

卒何辨余遂接連公訴以歸民祖孫父子具厚
費懇闢積荒田幾千畝不惟小民免陪糧之苦
朝廷得此民六歲歲多收千斛官府免難徵之
累刁民見其田稔欲執舊價歸之且窮民無價
藉豪家為援而使歸民獨受草萊之苦情乎法
乎理乎連公素與余善頷余語入按此事亟駁
之坐誣所告者不一刻而經年之累立解矣余
方入戶解衣而明川嘻嘻來謝曰微兄力幾墮
群奸計矣平日余惟以正論相勗以道義相勉

不落人間觴酒樽蒲局戲之列兄不止愛余且
畏余也一日兄集諸友樽蒲方鬧熱余遣蒼頭
持一刺相約某事卒遇之兄面赤氣索呼余蒼
頭囑曰汝歸勿以此事聞若主悉以所樽蒲錢
千百賞之諸友亦解散去余閱不知者數年會
余官楚時傳兄訃音至余為之雪涕不止蒼頭
從旁乃述此事謂平日敬信乃爾爾余始聞而
淚益滂沱矣余以五斗遠羈湘楚不獲哭兄於
堂歸而視其家政井井業轉起諸郎多以雋聲

起庠校更有不泥金不休者余喜津津謂兄厚
德所以取償于天者當未艾也其生平碩德雅
度高誼懿行收于瞿郡伯誌中者甚詳余不能
縷述述其一節如此云

紀嚴孝廉

余初不知嚴惟慙何如人赴孝昌而人持一刺
來近云是嘗登康午榜者及接見諸春元不覩
所謂嚴惟慙何狀也疑而問之衆云當辛未入
棘圍竭力殫精構成三場沾沾自謂必掇高魁
開榜落姓名大失所望竟長號狂呼累日不省
人間一切歸亦不識地有東西人有踈戚時有
寒燠亦不曉所謂揖讓進退終日沉迷惟對几
寫進士二字所知者饕飮長卧而已家戶蕩廢

得賢配湯氏維針供億之余憫其以志致病以
文章錮身以美材成廢弃人為之保護周卹過
于諸春元歲時饋問三年一給夫金嚴亦不知
邑令何若人也遇試扶其子入庠突有外侮立
與雪之而侮者亦凜凜退嗟乎以此知人之聰
明材智安足恃哉功名富貴可妄求哉即一人
之身而聰明材智功名富貴始予之而復奪之
可必之終身哉脫命非甲第非官爵即丹雘瓊
甍如嚴君亦必終為溝中斷矣矧本愚本賤而

乃欲奪造化而勉富貴也得乎哉倘嚴君安命
不求即孝廉亦足以自豪吁亦大呆也哉

紀范孝廉

范君笏林諱某雲間人中康千榜芳洲范先生
冢子憲副某愛婿夙稟異材有刻行於世高卓
古健無不嘖嘖以大魁期許余讀其文心賞之
偶范宿一老娼名杜韋者韋無異姿特善枕席
而脂韋最能悅人笏林年少易惑謂一生惟杜
語當余意統娼歲月復將結髮拋棄絕不入家
門視方洲所遺產等之糠粒得價悉以授杜甚
且半價乃止夜半售人恐白晝街衢間為婦翁

物色去不免離杜一刻矣一日婦翁與太守王
懋軒泣訴其事王恚然作色曰安得尤物乃爾
壞我美孝廉乎索而刑之入獄下令賣娼遠去
呼范生媠罵曰汝不聞書中有女如玉乎豈娼
也惜汝美材自斷送耳范佯諾以出又將所費
不盡之業夜半投豪門急索金密托一根公買
而私納之撫韋泣曰我從汝並逝矣相與駕一
舟同上北計偕范於舟中忽病作不起杜畏范
族有擒而法之者亦投水死娼亦不負范執余

入雲間得其事甚核嗟乎色固迷人何至蕩家
喪身乃爾不但馬嵬驛矣然大真絕色獨不值
一老娼也有弟長白學操俱優今為京曹郎范
仍昌熾云

紀郁文叔

文叔諱某余邑官族占籍江陰余羨其孝廉時
絕不與家門瑣尾日受夫人廩簞半兩為燈火
資文叔別無事惟父子相對工鉛槧而已忽夫
人捐背後入長干覓秦樓麗人徐翩翩徐雖起
勾欄乎輒曉文義通子史及稗官小說尤工小
楷奕酒詩曲絕冠一時與文叔相得甚歡香閨
翠閣羅幃綉幕聯袂交頸文叔似無能一日離
翩翩者稍稍拂意當前恃翩翩解頤文叔羊壯

諸子並焯焯有文無能兀兀老博士為思受一命以畢生平歲乙未會余京邸相得歡甚諸為吏狀縷縷考悉意欲却家政就外吏得一轉京曹郎為快謁選得閩之長樂長樂名邑向余兄官其地稱易治去今三十餘年矣風移俗易民刁訟夥百務山積如蝟繒紳先生所以苛求者益力上官過督若雷若電文叔以風流儒雅當之即梧捲其性而迂從吏道終於世情未厭也小者憂譏評大者虞叵測雖一飯未嘗不惴惴

烏及入寢而旁無一人慰勞惟咄咄仰屋竊歎而已遙思昔日孝廉時戶無吏敲家鮮雀及商彝周鼎竒葩怪石森列可玩且清晝長宵非就館筆札即退寢觴歌若乃朝曦夕月春花冬霰詩奕巨鼎談笑當日人間之樂已收其全矣今且倒執手板婢顏奴膝仰視貴人如神如帝夫安能使傲骨頓銷不鬱鬱致病哉病且革矣欲弄此壘如漆如膠縛不能去意欲亟亟歸以訣翩翩而中途竟溘然長往矣傷哉揚哉海內所

知無不為文叔太息者衆方以世眼窺翩翩謂
文叔不能常繫其心將視郁如傳乎徐聞文叔
計幾不能生仰天長號曰金石可銷此情能滅
乎遂却脂茹素乞百畝為贍資育廷芝子為老
計日惟喃喃頌彌陀而已即古眊眊以報張者
何過焉諸子克孝念父而供徐若母廷芝中康
子榜能世其業世稱文叔不死矣余重有取於
翩翩者見人世離合之情焉

紀袁孝廉

孝廉諱應春字某別號仁菴家世業儒父中吳先生有學行修飭不苟孝廉其長子也孝廉幼失母與其弟明菴君並抱竒稟齠時即蘄然露頭角不似凡兒中吳先生不再娶朝夕鉅針句讀悉身督之且呼曰吾為母繼嘗苦萬于此吾傷子日也汝等不幸失母吾何忍再娶以詒稚子苦寧甘老鰥也二子稟父命從明師業禮經先後各取科第去不負先生庭訓云中吳先生

與先中憲為爾汝交極稱莫逆余與孝廉伯仲
同入庠相與結社為文字交世講中稱極厚者
先是余兄弟並登卯辰榜先生沾沾喜孝廉伯
仲先後成科第而先中憲亦沾沾喜兩家氣味
相得忻喜懽愛共之不意伯仲俱無子且無嗣
為鄉里所太息而益憐中吳先生之身後也孝
廉弱冠採芹不三載食廩嘗宮每試輒高等聲
隆隆起自謂魏科可芥取遲壬午始膺鄉薦先
是在膠庠十五載弟子執經游門下者臚列大

姓爭延為塾師歲可得館資百餘金孝廉且晉
於用銖計寸衡之業漸起壬午後明菴登第起
家兵曹郎一科一第里巷赫奕而業益大起屢
上春官不第孝廉見苦為生難每每知足恬澹
日隨中吳先生提壺挈盒徜徉山水間中吳先
生性喜張筵結客孝廉性即嗇治具無虛日惟
恐不當先生意中吳先生年登古稀不二載竟
以壽終而孝廉兄弟所以喪葬其親者力竭無
遺父慈子孝不愧世儒風度云孝廉賦性慈直

無詭隨依阿態心無城府有觸便發發便冰釋
不留胸臆間與故人交款無外飾遇急難少濟
之不却人多德之即兄弟並登科第不挾以凌
人家稍饒而性充內畏不恣鼎味擁姬妾僅僅
充用而已歲入子錢稍稍慳出僅庭壘花石架
堆書史堂列尊爐日暮呼朋拉客儘足自娛即
不第而俾遐齡享之即無年而俾一子延之不
惟孝廉一生拮据不付之烏有而中吳先生積
德之報亦可少垂幾葉矣乃竟犯危疾初不能

舉步拜不能舉手東濕若韁鎖狀火拘攣三載遂
使之抱恨以没天乎天平何忍使之至此極乎
孝廉明理人也所遺半授四女半以選應嗣者
某某授之將革之日延友人沈大叅蕭觀察及
余三人單列瓜分即有嘈嘈不甘者皆無能為
矣且遺命惓惓托余為傳余已草一藁竟失之
家笥中然何忍負孝廉托也他日檢刻之以慰
孝廉于泉壤偶于廣陵署中追憶孝廉姑紀其
大凡如此云尚竢瞿黃州誌以廣其傳

紀徐孝子

孝子諱汝良別號冲寰性素恭謹內外家皆高門向人多蹴踏為退遜狀獨得父光祿君心光祿君業饒性嗇多所召怨孝子不令父知出私橐向怨家彌縫補塞以此光祿君免竒禍多孝子之力孝子自嫡出有第三庶出繼出而孝子視諸弟宛若同乳及父病篤孝子恐怨家未息諸弟未諳日夜憂惶仰天呼曰是何藥可療乎說者謂惟股可療孝子遂割股投劑中進父病

良已衆譁然稱孝子孝子云以此聲聞于上邑
令監司兩院諸生各具文公舉而頽其門曰魯
閔之孝輝煌邸第中汝良亦遂沾沾喜諸生視
為奇貨呈請無虛日而索者以此無厭矣余曾
向當路極稱其孝行足嘉謂當請旌于

朝而當路嫌其富家子逡巡不果然則孝必閭
閻小夫乃可而富貴家可以悖逆無道者耶孝
子之割股未必盡合於道然晚近世得此亦足
稱孝矣憶余入郡城偶會光祿君於郡留余餉

未畢孝子忽操艇主父咤曰何事急來此孝子
惶懼請曰兒懼大人早暮或不珍病忽起令兒
子輩奈何父猶張目恚曰若禁我乎我獨不為
汝兄弟計而孟浪此軀乎余覘光祿君入郡時
多挾女奴為衽席懼孝子之亟亟跪請以此即
余所覩記而知汝良能孝矣父沒與諸弟鼎分
遺業絕不以嫡故多入私帑一文兩弟少年浪
費不經致負高家子母錢所代償者累累不知
幾十次遇弟仍怡怡友愛不少醮讓彼富家大

姓分嫡庶授產更秦越視其弟兄而慳不出一錢相顧者用以較汝良何如人哉今汝良受索受侮業半謝而索亦垂矣但其性柔懦羞惡寡識少斷所厚者多非善良而徃徃受其東濕業坐是蕭索然終不失為善人云

紀周隱君

隱君姓周氏諱某字某別號文城余邑名閩著
姓無喻周氏父子祖孫科第蟬聯甲一邑而君
為其苗裔總之蓮齋公後也與解元文川先生
鴈行遂號文城云隱君七歲失母隨父浴泉公
館穀大姓家歷苦涉辛八歲能作字成偶十二
曉文章大義聰俊冠諸髦浴泉公愛少子不忍
繼娶凌之曰寧為贅婿乎母為前子也遂出贅
白茆張氏張蓋賈人乎然其家腴而良元配恭

謹警敏不挾父家以驕所天所得百金資悉供
隱君筆札費十五拜從先大夫門下余長隱君
一歲朝夕相與淬勵遂為忘形交隨同游嶧山
先生之門結盟東寺中筆研相對無虛日蚤燈
暮檠清晨白晝雞鳴喔喔丙夜鳴鳴者必我二
人也老僧相怪以為從來讀書庵中者無此兩
生勤不知余方寡從藉以朝夕者隱君也隱君
孳孳向進每余一文成援筆立寫事余若明師
即寺中供億少缺隱君出帑助之余時屢犯危

疾隱君揮淚暨禱相依若骨肉也者每握掌相
期云他日苟富貴無相忘隱君先後與臺試者
二皆不售退而好為師又退而學為賈余唾而
讓之曰寧師乎勿賈也賈則流為壟斷矣隱君
遂弃賈業儒時內帑消乏不得已倩館為生計
家計蕭然會余倖叨丁卯之薦隱君不勝喜躍
狂而欲舞私慶曰吾得數食所矣余亦不惜出
金屢屢助之弗忘東寺誼也會余同年生黃澹
吾兩宦閩余引之使偕先是隱君專攻舉子業

茫不知所謂古文辭者何若覩閩中緗帙滿架
得沉酣五載學乃大進於詞翰筆札間游刃矣
歸而腹笥經史已非曩時阿蒙余友王別駕初
宦東魯再宦貴陽亦引之使偕者五載不惟文
翰藻麗而於一切吏事稍稍得其梗槩歲己丑
余乃始授令孝昌隱君忻然偕往者又五載代
余應肅慰余岑寂者不知幾晝夜余應

內召同入長安方期留為家塾歲給之以期共
老而桐鄉令陸君復邀之使去桐鄉離家不遠

隱君婁往婁歸甚適也旋為太宰翁君官東魯
余引之使東魯未幾調會稽亦隨之使會稽周
游之履幾半天下所得若干半以給家人嗷嗷
者半為其子患病好訟費將罄而僅存少許售
田三十畝蕭蕭數椽屋若甌脫然余辛丑再入
長安初謝隱君可勿往宜以暫逸償久勞而隱
君壯游之心未已拉以相俱時呼季弟以仁同
載早眠晏起拍手歡慶間列簫鼓短謳佳茗香
醪相對朝夕隱君亦自謂生平追隨仕路無如

今日樂矣七月四日共入春明門時隱君無所
擘畫怡怡愉愉晨起向余云挾短刺拜三客歸
矣旋報者云隱君已跌倒仆地不能起矣扶之
出灣使歸未十日而訃音至矣傷哉痛哉隱君
性不耐有觸便發多怒少喜多勞少逸雖其飲
食服飾間稍知節約而於風雨露霜強勉若壯
夫以此蓄老痰成痼疾遂一發不起矣傷哉痛
哉隱君生平不談人陰事不負諾責不為綺語
謹人念外家恩歲為之蒸嘗有兄某某凌之不

堪而隱君委婉相承喪葬盡禮獨規規為作家
計初亦諄其何急急一竟喪乃爾脫隱君生平
嘻游浪蕩不為八口籌今日寡母孤孫將誰賴
哉隱君亦可謂知要矣隱君讀書二十年即不
獲入黌宮于進取而所與游者皆達官顯人非
編氓賤隸也所受緒者皆俸資官賜非孳孳取
息什一也所游覽者皆名山大川奇葩異景非
家山六尺也所供贍者多遐方珍品非菜根藜
藿也所見聞者皆朝家政事官評士札非閭閻

市井事也矧業一官者多虞叵測憂譏評而隱
君怡然榮辱得失不關念慮豈惟賢于首蒼莠
生而視彼卑官賤職什伯勝之矣隱君之游亦
豪矣哉余羈一官念貧賤知己無喻隱君為之
紀其遺行隱君固不得為奇傑士也將不得為
逸士乎哉

外史氏曰隱君半世游大人以成名身沒之後
乃稱為隱然則鑿坏踰垣者非耶余以為不然
士人之游也外隱君之游也內既內矣亦隱道

也且僅僅以一生博學供人筆札間又安知不
逃名竄跡於此以終其天年者耶隱君有孤孫
某某頗知學向進不負隱君拮据之遺隱君即
不遐齡亦可以瞑目矣